

死亡邀请

七
根
胡

著

一封带着血腥味的黑信从天而降
六个人午夜莫名地登上一艘古式小船
荒凉的孤岛却有一座辉煌致极的百年老店
诡异离奇的死亡事件一桩接着一桩
等待六个人的最终命运是什么



朝華出版社



死亡邀请

七根胡著

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亡邀请/七根胡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5054-1212-4

I. 死... II. 七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0815 号

死亡邀请

作 者 七根胡

责任编辑 焦雅楠

责任印制 赵 岭

封面设计 点睛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 68433188 (总编室)

(010) 68413840 / 68433213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印 刷 首钢总公司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635×965 毫米 1/16 开 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5.25
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版 别 平

书 号 ISBN 7-5054-1212-4/G·0598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1

下雨了，雨点稀稀沥沥地滴落下来。

有块乌云遮盖着，若隐若现，飘忽不定。

风来的时候，带来了一股寒气，刺痛的感觉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。

这是一个多雨的季节，太阳总是吝啬地藏起余光，一切万物都在阴郁中缓缓渡过，这些多少会让人产生某种不安的情绪。

船是那种木制的古式小船，木色沉浊，头尾尖尖，微微上翘。船桨是那种看似瘦小的竹竿做成的，静静地支在一角。

船启航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，六个人静静地坐在中间，两人一排，各自低着头，全都一声不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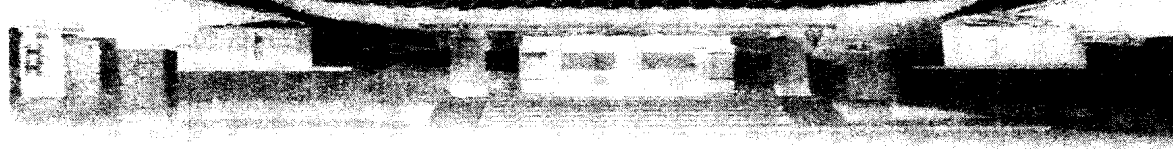
雨点开始变大了，一颗一颗砸向船身，船开始有些摇摆不定，甚至在打晃。

岳清第一个抬起了头，试图想用自己的手背遮挡住越来越大的雨点，但最终还是徒劳地放下了手，他抹了一把脸，让雨水尽情地蒸发，他现在绝对需要保持清醒。他缩了缩身子，双手相互交递地揣在袖中，这样做会让他感觉暖和些。

旁边的人无意中碰了岳清一下，岳清警觉地看向对方。

黑色皮衣紧紧地包裹着对方有些干瘦的身段，他的脸色有些发黑，眉头紧锁，嘴唇微颤，看起来有些紧张。他的右手夹着一根发黄的香烟，左手正拿着刚从兜里取出的打火机，他试图点燃那根烟，但是打火机似乎并不争气，渺小的火焰几次都被雨水浇灭。

“他妈的！”对方狠狠地骂了一句，同时将打火机用力地扔进了水中。



几滴水花不经意地溅到了坐在前面的那个人的身上。那是个女人，她回过头的时候眼中流露着厌恶的神情，除此之外她什么也没做，又回过头继续保持着沉默。

船继续前行，一切又恢复了寂静。

岳清深吸一口气，他有些受不了这种清静的感觉，他从上衣兜里取出了自己的打火机递到了身旁那个人面前，轻声说道：“我这个也许会好用些。”

对方诧异地看着岳清，在稍作迟疑后还是伸手接过了打火机。的确，这个打火机要比刚才那个好用多了，起码现在他已经抽上了那根发黄的香烟。

抽上了烟，他的表情看起来缓和多了。岳清借机伸出手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岳清。”

“张海天。”也许是感谢，也许也是寂寞了太久，对方友好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，同时轻握岳清的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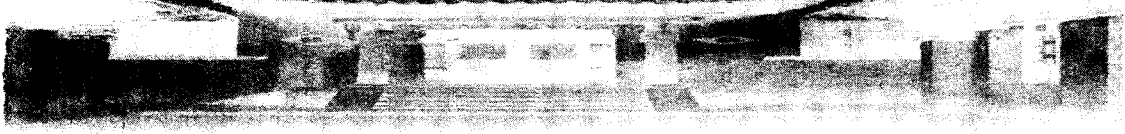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鬼天气可真冷啊！”岳清抱怨着，同时伸出双手在耳朵处上下磨蹭着，他已经快感觉不到耳朵的存在了，只有靠这种方法让自己的耳朵还保持一些温暖。

“这样的鬼天气还摊上这么一艘破船，我看咱们还没到目的地，就先要冻死在这儿了。”张海天将皮衣领竖了起来，半张脸几乎都埋了进去，他厌恶地瞟了一眼水面，显然他的心情是因为这个鬼天气而变得很不好。

“你……是怎么知道那儿的？”话题已经打开，岳清也就顺势问了下去，他的声音很低，也很小心，同时看了看周围的人，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两人的谈话，岳清在心中松了一口气。

张海天又重重地吸了一口烟，燃烧掉的烟沫飘了下去，在快要落在船板上的时候被雨水浇灭。“我不……不知道那儿。”再次开口说话，他的声音有些发尖，甚至有些哆嗦。

“难道你也是收到了……”岳清知道自己不必说明，对方已经能明白他的意思。



果然，在张海天听到岳清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身子突然晃了一下，他的手抖得甚至连烟头都拿不住了。烟头掉了，掉在了船板上，虽然有雨水浇注，但还是残留了一些零散的火星。

岳清用力踩了一脚，烟头灭了，虽然这点火星，再配上这种难得一见的坏天气根本不足以造成一场火灾，但岳清还是不想留下丝毫的痕迹。

女人再次回过了头，显然是被他们发出的声响给影响了，她的眼神凛冽，没有丝毫的情感，白得发青的脸色让她看起来像一个女鬼，不过她的五官还算清秀，要是鬼，也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女鬼。想到此，岳清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低笑。

“你觉得很好笑吗？”女人的声音生硬，话语冰冷，冷得让人发寒，她的眉头紧缩，双目直勾勾地瞪着岳清，显然对他的表现感到很不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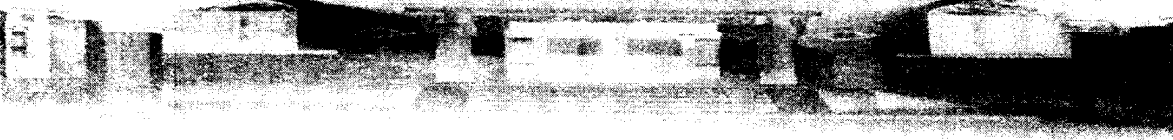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是，我只是……”岳清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解释刚才的反应，他想找一个好的借口，可是一时半会儿却什么也想不出来，他只好尴尬地看着对方干笑了两声。

“如果你们这么想吵，那就最好趁现在还有这个吵的机会，痛痛快快地吵个够！省得以后没机会再说话。”这次出声的是坐在女人身旁的那个略微有些发胖的男人，他的声音低沉中略显含糊，他穿着一件雨衣，看来是有相当好的准备。

“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张海天突然高嚷了一句。所有的人都将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。岳清苦笑，他看得出来张海天是一个急躁且没有耐心的人，这样的人最容易招惹事非。

果然，事非说来就来了。

那个略微发胖的男人不知是什么时候出的手，那一拳刚好打在了张海天的鼻梁上。他立刻像猪一样地嚎叫起来。他现在看上去很不好，鼻血越过嘴唇惨兮兮地滴在皮衣上，至于鼻梁……虽然张海天一直捂着，但岳清很清楚地判断出它一定伤得不轻，那



一拳的确打的像模像样。

“以后说话注意些！”胖男人的这句话算是对张海天地警告，张海天的哼叫声变得越来越低沉，到最后只剩下轻微的呻吟声。

“打架不是好事。”那个声音清澈似水，像个铜铃，岳清回过头的时候正好对上那双美丽如水的双瞳。马尾辫轻悬于脑后，一身红色的公主装让她看起来优雅别致，像个洋娃娃。

“小姑娘，你多大？”岳清没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孩子，所以好奇地跟她打招呼。

“我已经十三岁了。”女孩用了“已经”这两个字，看得出她对岳清用‘小姑娘’这个词来称呼她并不满意。“你们这些自认为已经成熟的人只会用最野蛮的方式来解决，其实却是最不能服人心的，况且我们现在还要一起去面对同一件事，所以我们应该团结，而不是在这里就四分五裂，这样对我们没有好处。”

女孩接下来的话让岳清大感吃惊，更让船上在座的几个人都颇感意外，也许上帝计算错了她的年龄，看她说出的话一点都不像一个十三岁的孩子。

“她说的没错，我们的确应该团结起来，我们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，但我们一定要相互帮助。”女孩身边坐着一个女人，看起来很难估算出她的年龄，但是她眼角的皱纹却标志着她已经进入中年。她的眼神坚定，似乎很支持小女孩的话，可惜其他人只是瞟了她一眼，就都回过头继续保持着沉默。

他们的反应并不为过，岳清明白这里的每一个人相对别人都是陌生的，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不得而知的，让他们彼此信任太难了，他们没有理由在未了解对方前就信任对方，所以岳清也回过了头保持沉默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信任谁，也许只有相信自己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

不过，岳清知道自己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他们来的方式是一样的，都是通过那封……黑信。



2

岳清还记得那是一个拥有明媚阳光的早晨，那种自然的暖洋洋的感觉让他在床上足足赖了一个小时，如果不是那个廉价的闹钟“滴答”、“滴答”的声音时刻在提醒着他，他一定会在被窝里多呆一会儿。

岳清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，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，他喜欢在清晨听一些早间新闻，虽然很多无聊的新闻也挤在这个时间，但他还是会坚持将它听完。

其次，岳清会推开屋门走到院子里。院子里种着一些不用费心照看的花草，虽然没有浇灌，倒也生长的有滋有味。在院门处有一个灰白色的邮箱，里面堆满了快递员送来的各种报纸，却很少有信，尤其是在这个网络横行的年代，已经是稀有物种，所以他每次打开这个邮箱，都只为了多看一眼里面放着的那几份写得乱七八糟新闻的报纸。

岳清是一个对万物都充满好奇的人，所以即使是一个蚂蚁在搬动一粒残剩的食物，他也会蹲着观察半天，有时会伸出手助它一臂之力，他是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，他自己常常这么认为。

信是从报纸缝中掉出来的，本来偶尔收到一封信也是很平常的事，但是这封信却有些特别。信封的大小跟普通的信封没有什么区别，一样的标准。只是它的颜色太过于耀眼，耀眼得让岳清油然而生出一种不吉利的感觉。他讨厌黑色，可它偏偏是那种黑得发亮的颜色。

岳清叹了一口气，极不情愿地捡起了那封信，顺手插在了报纸缝中。这是他的住宅，这是他的院子，这封信也是从他的信箱里掉出来的，他找不出一个理由拒绝它，因为他明白这封信一定



是寄给他的。

岳清用凉水洗了一把脸，随手拿起毛巾擦了几下，然后对着镜子整理着自己那有型的短发，他很得意这一头短发，它们往往给他的整体形象添色不少。所以他很在意它们，他很仔细地梳理着。它们很黑，黑得发亮，这一点很好地证明了岳清的健康状态，他满意地露出了一个微笑，但随即笑容又僵在那里了。

黑色，又是黑色，为什么他总也忘不了那个黑色。他走出了卫生间，那封信还完好地放在一进门的桌子上，和那堆报纸放在一起，只是它在其中显得格外醒目。

岳清还没有打开那封信，他总有种很奇怪的感觉，也许不看会好些。他拿起了钥匙，快步走上前推开了房门。

在打开门的那一刹，带起了一阵微风，细腻而不易觉察，但却刚好带动了那封黑信，信就那样自然而然地飘进了岳清的上衣口袋。

阳光有些刺眼，岳清拉下了车前的挡板，同时伸手揣向了上衣口袋，他知道那里正放着一个太阳镜，足以让他避免阳光的刺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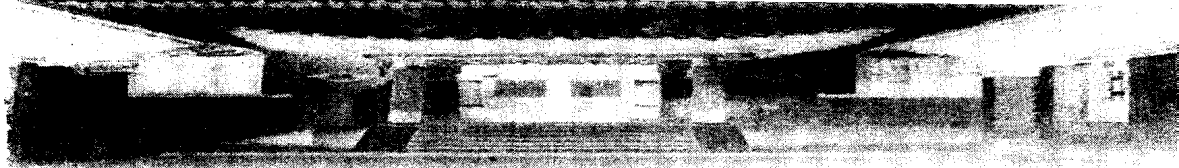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手在伸进上衣口袋的时候停住了，那是什么？那感觉像是……

一阵紧急刺耳的刹车声过后，岳清将车停在了路旁，他慌忙地掏出了那样东西。真的是那封信，它不是放在桌子上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会跑进了他的上衣口袋中？他突然感到一种寒意不知从哪儿升了起来，他的手哆嗦了一下，信封掉在了车里。

岳清犹豫片刻后，还是低下头捡起了那封信，他知道自己非要看这封信不可，即使它真的是一封不吉利的信。

信的封口处有一个深红的四方印记，像是一个印章，岳清仔细地端详了一番，那是四个用古老的篆体刻制而成的字，由右自左成形，岳清皱着眉尖费力地念道：“百——年——老——店。”

岳清笑了，笑自己的敏感，这只不过是某家商场搞的促销活



动，虽然方式有些怪异，但确实也达到了让人记忆的目的。

岳清不再犹豫，从信封里取出了信。

信纸是那种有些陈旧的宣纸，信面轻微发黄，上面竖着印制得暗红色格子更突出了古色古香的味道，就连字都是用毛笔写的，自右向左竖排下来。岳清不得不佩服这家老店的认真态度，仿古都仿得这么到家。

太阳半隐在两朵白云之间的时候，岳清开始仔细品读起这封信。

岳清：

百年老店又开张了。

你很荣幸，今年你得到了六个名额中的一个。

九月十日凌晨十二点，你家院门口，有一辆黑色的汽车来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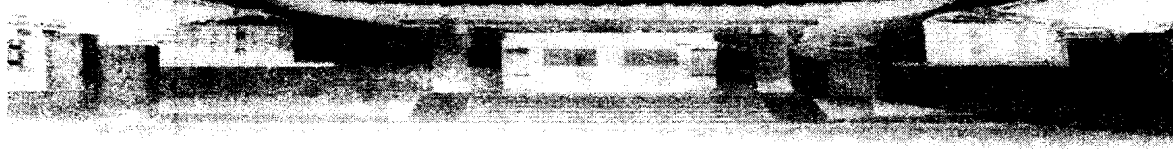
请准时启程。

百年老店

信的内容就是这么简单，连日期都没有，字里行间找不出任何特别的地方，只是没有给收信者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。岳清反复翻看着，希望能从中找出点线索，可是事情就是这么简单，文字就是这么简洁，也许这又是某一个商家玩的鬼把戏，岳清冷笑，准备将那封信从车窗处扔出去。

一股味道，怪怪的，有点像是……岳清的手僵在半空中，他将信凑近鼻尖处仔细地闻了闻，突然睁大了眼睛，那是一种腥味，闻起来像是……岳清可以确定那是一种血的气味。

“见鬼，这是什么破商场，什么破店，难道我非要去不成？还说是六个名额中的一个，难道失约就会死人？见鬼！我才不会去！”岳清讨厌被人支配，更讨厌别人来决定他的行程，尤其是威胁，他向来不吃这一套。他将信连同信封全部揉成一团，



用力地从车窗处扔了出去，紧接着一脚油门，以最快的速度驶离了这里。

天突然下雨了，雨点轻轻地打湿了那团纸，纸团渐渐地融化在雨水中，那股淡淡的血腥味开始在空气中弥漫……

那天晚上，岳清一直坐在电脑跟前处理着自己的工作，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，根本无暇去顾及时间的进度，直到……

闹钟突然响了，而且响得非常努力，岳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他不记得自己上过闹钟，况且现在是午夜十二点。他感到奇怪，更感到不解，他伸手拿过闹钟，按下一个按钮，闹钟总算停了下来。

门铃恰巧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，岳清不禁抬起了头。

会是谁？三更半夜的会是谁来访？岳清推开了房门，他在想这个时候来找他的人一定是有紧急的事情，所以他也不愿意耽误对方的时间。

院门口没有人，但是却有一辆车，一辆通体黑漆漆的车，连岳清都无法看出那是一辆什么牌子的车，也许是太古老了，也许是太怪异了，总之岳清相信那辆车一定是经过改装的。

“是谁在那儿？”岳清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他已进入警觉状态。

没有人回应他，似乎根本就没有人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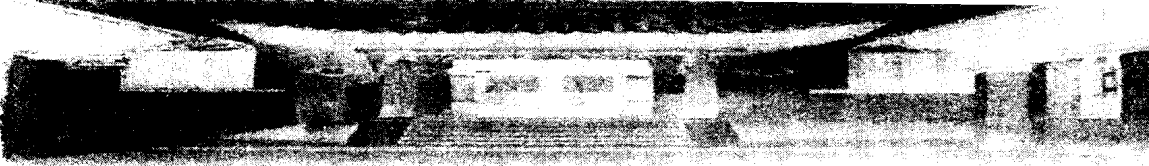
岳清突然想起了那封黑信……

九月十日，不就是今天吗？还有那辆黑车……

岳清无语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这种事真的会发生。他缓步走向前，车的玻璃似乎贴了一种颜色很深的膜，从外面根本无法看清里面的样子，岳清走到了司机的位置，那里肯定有人，他相信，所以他用力地拉动那扇车门。

门锁上了，岳清根本无法打开它，他不禁轻哼一声，这件事越想越可笑，他向后退了几步，再次伸手用力地拉了一下后车门。

门开了，岳清小心翼翼地将脑袋探向里面，光线很暗，根本



无法看清前排司机的样子，但车的后排却没有人，岳清迈上了车，直截了当地问道：“我说你是……”岳清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车门突然关上了。岳清一惊，赶紧伸手去拉车门，门却“咣当”一声紧紧地锁上了，紧接着车飞快地驶离了岳清的院门。

一股香气就是在这个时候飘进了岳清的鼻间，岳清晕了，晕得像一摊烂泥，就那样斜倚着在后座睡着了。

香气还在飘着，就好像茉莉花突然盛开了。

3

又是一个巨烈的劈雷，那股阴冷的白光划过的时候，雨点开始变大了，整艘船都快要被水给淹没，渗进来的水将坐在船上的人的鞋裤全部浸湿了，船随时都有沉下去的危险。

木船就在浪尖处一个摇摆接着一个摇摆地晃过去，几次差点都要翻了，但几次却都又幸运地脱了险。岳清想不明白这个年代，这种社会，到处都充斥着高科技，为什么还会有人用这么原始的船来载人，而且他们六个人竟然都老实地坐在这艘船上，甚至连句怨言都没有。岳清不禁感到好笑，他们六个人一定都是用同一种方法来到这个船上的，他抬头看了看船头，那里有一个人正努力地撑着船与风雨做斗争，岳清不得不佩服那个撑船的人，他是这艘船上唯一的一个外人。

外人，那是相对于岳清他们来说的，他们六个人都明白这个撑船的人绝对是百年老店派来接他们的人，但是却没有谁敢去问他问题，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，直到现在岳清才意识到连自己都没有问过，也许是天气太冷了，也许是雨下得太大了，也许是大家都太紧张了，也许……所以没有人想问他问题，而他自己……

岳清是个例外，他不喜欢被别人掌控，他喜欢把一切事情都

弄清楚，所以他紧了紧嗓子，扬起头，伸着脖子冲着撑船的人大声喊道：“喂，我说你这是带我们去哪？是那个什么百年老店吗？”他的声音在海面上响起，与浪声交融，显得相当渺小，但是船上所有的人都听得相当清楚。

五个人同时抬起了头，岳清明白虽然他们没有勇气发问，但他们同样都非常想知道这个答案，所以 they 与岳清一起在期待着撑船人的回应。

撑船人依然摇着那枯瘦的竹竿，根本不理睬岳清，似乎从来就没听说过岳清的问话。

五个人失望地低下了头，只有岳清还在望着撑船人。

他穿着斗篷，是那种古式的，头上的斗笠将他的脸完好地遮挡起来，没有人能看清他的表情，只能从他的行为上判断。岳清相信他绝对是个喜欢保持沉默的人，如果不是，那他就是个聋子。

岳清并不甘心就这样放弃，他继续喊道：“你应该告诉我们目的地是哪，我们总不能像无头的苍蝇任你牵来牵去！还有这艘船也太破了，我看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，我觉得……”

“快到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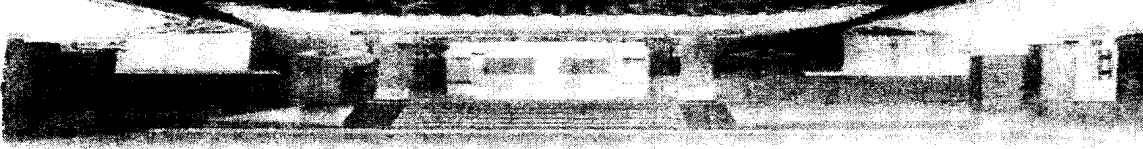
“什么？”岳清望着前方，顺着撑船人手指的方向努力望去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前面似乎看不到尽头，全部被一片黑暗笼罩着。快到了，快到哪了？岳清心中不禁发问。

雨停了，就在船转了个弯的时候，有阳光照了过来。那道光略微发红，一缕一缕光丝穿透厚重的云层直接射在了船上，照在人身上，暖洋洋的。

天已经开始亮了。

岳清眨巴了一下眼睛，他想尽快适应这道耀眼的阳光。

“前面有东西。”声音来自岳清身旁的张海天，他的声音低沉，鼻音浓重，岳清看向他，他的鼻子已经不再流血了，不过他的手始终没有离开过，看来他的鼻子要想完全好还要养几天。



前面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块黑影，岳清猜那是一块陆地。

果然，随着船行驶得越来越近，那块陆地很清晰的展示在众人面前。

“我们到了？”张海天的手不知不觉抓住了岳清的衣角，用力扯着，声音已经变了调。

岳清没有理会他，任由他扯着衣角，如果这样能使他放松，那就随他吧，岳清的目光早就集中在了那块陆地上，他在猜也许这就是目的地。

船靠岸了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，船身有些抖动。撑船的人不知从船上哪里找出一根粗绳子，将它抛向岸边，紧接着自己跳下船，趟着水将绳子的一端紧紧地拴在了木桩上。

“你们可以下来了。”他的声音沉闷，像闷雷，让人听了有种不舒服的感觉。

岳清第一个站起了身，湿漉漉的衣服上不断有雨水渗出来，滴在船板上。船板上已经积了不少水，岳清轻吁一口气，从船上跳了下来，落在了水中。

水很凉，脚踏在其中有种冰凉刺骨的感觉，即使是隔着坚实的皮鞋，还是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石头的坚硬。岳清不自觉地停了一下，他要找一个好的角度继续前行，他可不想在没上岸前就将自己的脚扭伤。

一只小鱼从他的两腿间游过，金黄色的鱼鳞引起了岳清的关注。岳清低下头习惯性地观察起那条小鱼的动向。

它似乎在跟他打招呼，它轻啄他的裤角，反反复复，他们也许从现在开始就相熟了。岳清凛然一笑，手伸进了冰凉的水中，他想要抓住它，可是小鱼却很聪明，每次他的手刚一靠近，小鱼就身子一偏，快速地游向旁边。他住手，小鱼却又跑回来在他的手周围游荡，也许它是在挑衅他。岳清笑了，他突然发现这条小鱼像孩子一样可爱，他继续拨动着水面，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水纹，就在他尽兴地与小鱼游玩的时候，小鱼突然跑了，一转眼就

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岳清顿感失落，双手同时伸在乱石中胡乱地扒着，也许那条小鱼现在想跟他玩捉迷藏，所以躲了起来。

石头被岳清翻得乱了，夹杂着水底的尘粒及水草抛向四周，一股水泡莫名地冒了上来，正好遮住了岳清的视线，岳清伸手轻轻地破了那个水泡，水泡稍纵即逝。水面又恢复了平静，尘粒开始沉淀。

一只眼睛，岳清相信自己一定是看到了一只眼睛，而且那只眼睛正圆瞪着死死地盯着他。他的手缩了回来，迟疑了片刻后，岳清又继续向下挖了起来。

一张脸，一张明亮清秀的脸呈现在岳清的面前，白得吓人，似乎失去了原色。她的五官清晰，嘴巴大张，似乎曾经想要高声呐喊。眼睛在波纹的荡动中显得有些抽搐，白色的眼球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眼部空间，嘴角有一抹清红，斑斑见迹，她死了。

岳清没有叫出声，他弯着腰继续站在那里注视着那张脸，这算是一个意外，意外的发现。有一张女人脸现在就在水底下面，岳清不停地拨动着水波，他要仔细看清她的样子，那张脸紧紧地贴在一层玻璃下，玻璃被深深地埋在了碎石泥沙中。岳清明白如果继续挖下去一定能看到一具全尸，他在想的时候已经开始动手了。

后脑突然一热，一股热浪自脑中袭来，袭进了他的神经系统，岳清开始感到头昏了，他试图抬起头，但是后脑的沉重感让他无法支付过多的重量，他的身子重重地摔了下去，摔进了水里，他的脸贴上了她的脸，虽然隔着一层玻璃，但岳清还是能感觉出她的恐惧。他的意识模糊了，渐渐地进入了昏睡状态，他知道有人从后面给了他后脑一闷棍。



4

昏迷了，一个小时？两个小时……

后脑还在震痛，一刺一刺的，有种火辣辣的感觉。眼睛睁不开，那道光太猛烈，像是要把人烤熟了一样。

痛，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是那么焦灼，甚至连手指动一下都会像针刺般敏感。

我在哪？也许还没死吧？岳清的脑子在停滞了一段时间后，终于又开始运转了。

那应该是花香吧？岳清在猜，那种清凉凉的香气让他的脑子在瞬间有了真实感，他终于睁开了眼睛，手臂遮挡在上方，他讨厌那道光。

那是阳光，应该是个明媚晴朗的天气，他看到那一朵朵棉絮做成的白云，轻轻流动，一个追着一个，就像是鸟儿在迁徙。可惜，岳清只能看到这些，他的视线有限。

“井底之蛙”岳清现在也只能这么称呼自己。井底很狭窄，岳清的身子是向内弯着曲在了井底，好在没有水，否则岳清相信自己现在一定没有机会再睁开眼睛。

岳清尝试着换个姿势，身体传来的疼痛让他暂时放弃了这个打算，他先吸了一口气，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，脑子也随即飞快地转着。

岳清记得自己明明是坐船到了一个岛上，然后他跳下了船，再紧接着……他又想起了那双直瞪瞪的眼睛，对了，他就是在看那个人的脸时被人从后面偷袭的！可是，为什么要偷袭他？是因为发现了那张脸吗？又是谁在后面偷袭了他？是撑船人？张海天？胖男人？年轻女人？还是那个中年女人？或者说是那个小女

孩？岳清苦笑，似乎都不太可能，如果是撑船的人要杀他，也不用把他带去孤岛，如果是其他五个人中的一个，也不会当众出手，如果是大家一起……怎么可能，他们根本都不认识，也找不出理由杀他。

岳清决定不再胡思乱想，他试探着张了张自己干燥的嘴唇，有些粘液正挂上面，岳清知道那一定是血丝，他抿了一下，腥腥的味道证明了他的判断没错。

“有人吗？”岳清叫了第一声，声音听起来有些嘶哑，在井中形成一道回音，短暂而苍白。

“喂——外面有人吗？”这次的声音终于大了很多，连岳清自己都很满意，只可惜他听到的还是自己的回音。

看来是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了，岳清有些失望地闭上了眼睛，也许他真的要死在这口枯井里了。

又是那种清脑的花香，将岳清从睡梦中拉醒。

天黑了，那颗耀眼的星星一闪一闪地眨巴着，像是在宣告着一天的结束。

“该死的，我竟然睡了这么久！”岳清动了动身子，身子还在隐隐作痛，不过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他可不想真的就死在这口枯井里，他强撑着坐起了身子，还好没有伤到骨头，只是一些皮外伤。

井壁略微有些湿滑，绿色的苔藓让岳清从感观到肉体上都感到极不舒服，他试着不去看那些恶心的东西。

“喂，有人吗？”岳清在喊出这声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嗓子有些轻微的疼痛，那是缺水的表现。

“我掉进井里了，有人来救救我吗？”没力气了，这是岳清现在在最真切的感觉，他哀叹一声，似乎对自己的命运表示不满。真的有人要他的命吗？如果是，他现在怎么可能只是受些皮外伤？如果不是，那又为什么把他扔到一口井里？岳清想不明白，不管他怎么绞尽脑汁地去想，也想不明白这个道理。